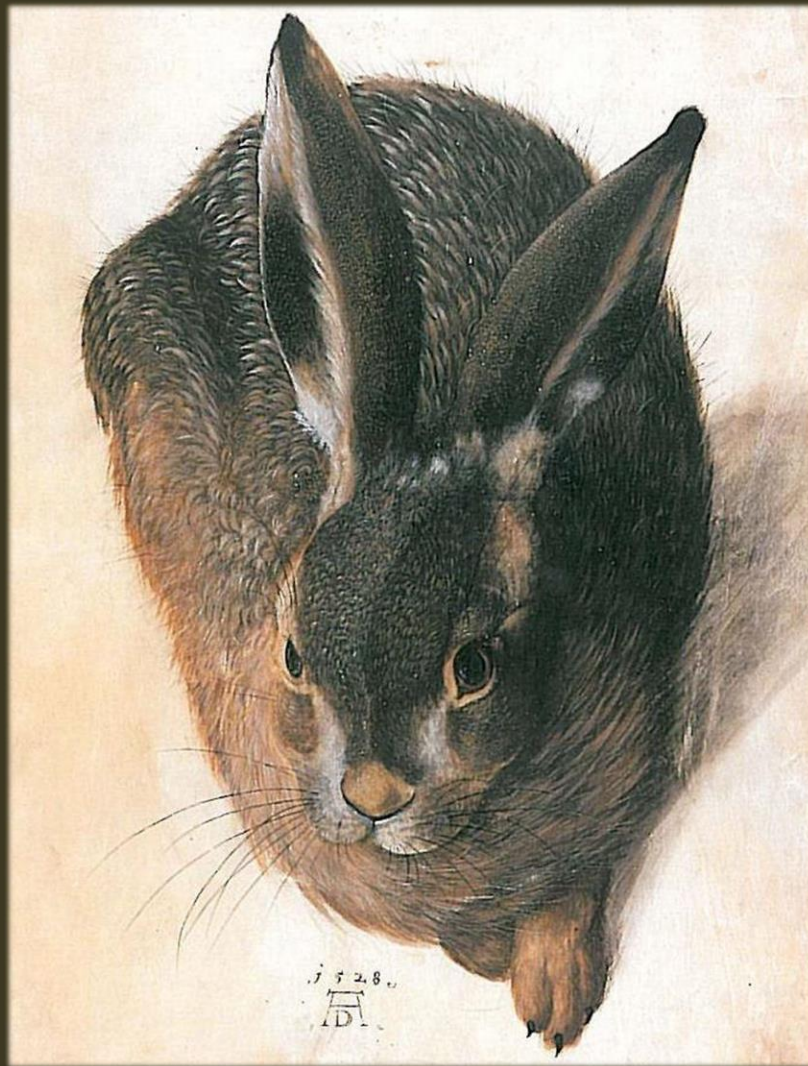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

第三期電子報 2017



Issue 3 ✿ December 31, 2017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ssociation E-Newsletter

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

第三期電子報 2017年12月



- 1 會員新書介紹
- 3 單德興 (主訪人：林嘉鴻) / 學者·行者·作者：單德興訪談錄
- 20 趙順良 / 關於哈佛的二三事
- 23 王瀚陞 / 再見瓦城：趙德胤作品裡的翻譯性緬華身分初探
- 26 陳建龍 / 哲學式戀物：蒸氣龐克
- 29 吳敏華 / 弔念余光中老師一首與詠巴黎四首
- 36 林倩君 / 美的變奏曲

發行人 / 蘇子中理事長

主編 / 林嘉鴻秘書長

執行編輯 / 蘇庭筠助理





弔念余光中老師一首與詠巴黎四首



吳敏華

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石刻的泳者

謹以此詩弔念與永恆拔河の守夜人——余光中老師

石刻的泳者
傾身於一牆湛藍的龜裂
石刻的泳者
浮游於一堵荒漚の洞穴

歲月的蝙蝠
於白晝
倒吊成光陰黝黝の毬果
在暗夜
以成群の黑翼
澆潑濃得化不開の烏漆
吆喝聲四起
滿洞の黑刀任性肆意
切剝你一壁の孤寂

光陰の鍾乳滴滴
時間均勻の喘息
一滴一滴又一滴
滴罄洞裡稀薄の氧氣

你張口喁喁
發洩鬱積的心胸
每換一口氣
就是整整一個世紀

你是瞬間的星宿
你是永恆的飛梭
宛如一把沉沉的釜刀
逝水年華揮取知多少

看你雙臂汗水淋漓
看你渾身的乾燥劑
縱身躍入一汪青碧
欲將時間的巨鯨擎起

啊 石刻的泳者叻
他們說你只是一具浮屍
一瓢不足道的微風往事
說你遭年獸點了穴道
存在的標本無處可逃

然而
你卻肌腱勃勃
然而
你卻泳姿依舊
但見
年獸成堆的白骨在岩洞裡枯朽

游啊游 游啊游
游過多少年光多少永久
游啊游 游啊游
游過多少光年核簽的居留

啊 石刻的泳者叻
振臂於時間的巨流
騰身於流沙的漩渦
把鮭魚游成你的生肖
在永恆與剎那間逍遙

巴黎素描

一、歷史建築

駐足 見證文明的奇蹟
 信步 走入任一世紀
 在年代淹遠的建築裡
 後現代的跫音響起
 輕輕 緩緩
 緩緩 輕輕
 輕如光陰薄薄的蟬翼
 每一步都是時間的雲梯

二、花都風情

只消那麼一眸凝神
 僅僅那麼一方停格
 你便淪為國籍的叛徒
 甘心充當巴黎的黑戶
 對於家鄉
 你呀 依依不捨
 對於花都
 你堅決 賴著不走
 天涯遊子辭根八方故土
 總成花都的萬種俘虜

三、小心扒手

有幸到花都走一回
 誰願意空手而歸
 蕭邦襲取鋼琴詩人的美譽
 如鑼貫耳啊 瑪莉·居禮
 王爾德以河水將心魂洗滌
 海明威筆捲流動的饗宴一席
 至少也得
 啦啦啦啦
 猛按相機
 盜採一幅又一幅
 美哉巴黎

四、咖啡館

先在波蔻與哲人共飲
 再於花神同文豪把酒
 先嘗一杯哲學的研磨
 再啜一口愛情的邂逅
 偶爾
 看行人婀娜生風
 看遊客顧盼有情
 偶爾
 看青年振筆疾書
 將靈感寫入千古
 偶爾
 看一只翻覆的咖啡杯
 濺灑滿地香醇的黃金比例
 啊
 又一艘情海生波的鐵達尼



開罐器

第一次
如此深情
回眸故鄉的水流
看她脈脈凝送萬里行舟

第一次
如此深情
回眸河岸楊柳
母親遠影依依
不停揮動的雙手

再會了
霧濕的樓台
再會了
月迷的津渡
再會了
泊我二十載的港灣
一艘弱冠的小船
誰料
處女之航
就得遠渡重洋
駛向風波茫茫
或淪無底
或達仙鄉

漂洋過海
往事難再
騎著法語的小毛驢
在歐洲大陸上放足遠去
雙眼緊盯夢想的紅蘿蔔
偶爾
不禁於塞納河上起舞婆娑

第一次驚蟄心海的香榭麗舍
第一次塔尖尋夢的艾菲爾
第一次右岸的白酒巧克力
第一次左岸的唐詩與宋句
第一次兩岸之間的 bateaux-mouches
啊 生命的絲路之旅
啊 數不盡的第一第一

如果
生命是一瓶葡萄美酒
我的青春曾是那麼欲語還休
是在這裡
是在這裡

啵

的一聲
夜光杯
噙住了殷紅的首滴

那麼
就讓我們
舉杯吧
香噴噴的巴黎

乾杯吧
我生命的開罐器



左岸蠶桑

月神卸下華麗的天衣
於塞納河畔試足
啊 多麼旖旎的溫度
看月光仰泳於粼粼的水流
楚楚河神啊無限嬌羞
忘情的你
也伸展好奇的雙臂
以最翩然的蝶翼
裸身花族的洗禮
忽地
自塞納河縱身躍起
看 那合身的文藻一襲
逕自滴著
靈感的汁液
宛如晨露
俯身親吻這片荷也似的拉丁區

夢土上
桑林遍野
蠶聲滋滋
一望無邊的嫩綠
似春神對鏡更衣
暖風如梳
拂遍滿城的青碧
一樹一樹的鳥鳴
對位 轉調
在彼此的天籟裡逍遙

麻雀辭別綠色的莊園
啄食 跳盪
在一盤銀亮的舞池上
盯著你的Café
在濃香中飲醉
牠如何再想飛
一逕吱吱喳喳
舞動渾身的芭蕾

夜幕低垂晚鐘響
逝者如斯身無恙
聽 右岸鐘聲悠揚
聖母院的駝子
如時將雨果的巨鐘敲響
不管是韓波的
柔雨滴滴落滿城
或是魏爾倫的
瓦上穆天華蓋青
他兀自背著一把肉身之弓
孑然撐起一道靈魂的彩虹

巴黎是一席流動的饗宴
擺桌於曙光綿綿的地平線
走過海明威寫作的青春期
探訪王爾德鬱鬱而終的蝸居
華茲華斯在此跳愛情的華爾茲
阿諾德在此揮劍落淚斬情絲

看 閣樓上孤燈一盞
是居禮夫人的靈光一閃
茫茫人海裡的一榻
漆漆夜海的一座燈塔
聽 索邦方場琴韻飄香
是約翰克利斯朵夫的金手指
在café au lait的琴鍵上翻揚
走過Café de Flore
遙想沙特存在主義的煙斗
晃入Les Deux Magots
那兇悍樸素的颼颼颼颼
豈非西蒙波娃握筆的拳頭
滿天熠熠的遙光
不是星辰
是一雙雙法蘭西不寐的眼
凝視
自群星燦爛的萬神殿

盧森堡公園內
 花氣迎人隨風飄
 叢菊繽紛但開今日笑
 春風裡的錢鍾書
 與楊絳相攜成一棵開花的樹
 獨上西樓與法國詩人把晤
 豈非吟哦雨巷的戴望舒
 一把古中國的油紙傘
 彳亍撐過左岸的書攤

塞納河上
 再不見那雙溪舴艋舟
 再不有那載不動的憂愁
 但見 遊船一艘啣著一艘
 夢河淌成歷史的甬道
 乘載多少生命的高潮
 掀起多少靈魂的波濤

啊
 文明的左岸
 文化的麥加
 多少青春烏絲在此搖落
 搖落成童山濯濯
 多少媽媽漲潮的紅顏
 走過潮來潮往
 歷經潮起潮落
 如今徒剩滿臉縱橫的海溝

試問
 昨日的窈窕與嬌娃
 試問
 今日的雞皮與鶴髮
 哪一聲嘶嘶不朝夢狂奔而去
 哪一聲嗒嗒不響自夢的馬蹄
 哪位騎士胯下不是一匹
 通靈的白駒
 啊 通靈的白駒
 在卵石上裹足蕭蕭
 在西風裡仰天長嘯

不忍過隙
 不忍過隙
 在這片荷也似的拉丁區
 在這座紅顏不老的巴黎



鋸梯樓

千里獨攀鋸梯樓
樓外月色如勾
掏出鵝毛與羊皮
孑然描繪文學的星座

星光寒顫我哆嗦
倦臥躺椅是北斗
金屋玉顏未入夢
看 嫦娥以天衣覆我

千里獨攀鋸梯樓
攀過一幢又一幢樓頭
盪過一鞦又一鞦星座
聽 銀河潺潺的涓流

腳下 雲海床床層疊湧動
瑰麗璀璨如年少的春夢
忽地
一圈火輪緩緩冒出
我騰身躍起
放輪遠去
踩踏哪吒的天路

踩啊踩
踏啊踏
踩過了蒼穹的陡坡
踏過了夜幕的寂寞
一路和太陽相就
一心挾孤星夜遊

踩啊踩
踏啊踏
踩過了蒼穹的險坡
踏過了夜色的索寞
踩成了冰冷的隕石
踏成了忘情的星宿

星光寒顫我哆嗦
倦臥躺椅是北斗
攀過一幢又一幢樓頭
盪過一鞦又一鞦星座

千里獨攀鋸梯樓
天行自強不曾休
掏出鵝毛與羊皮
孑然描繪文學的星座

看
月滿西樓
月滿西樓
轉眼匆匆又中秋
一輪天鏡掛窗口

伸手攬鏡欲自照
天鏡朦朧未見我
但有
故鄉脈脈的水流
母親織衣的雙手
島上蓬萊米香悠悠
伊人千里之外的凝眸

